



文通卷之五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封禪

王者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也、封者、金泥銀繩、封以印璽、封者、廣也、禪者、傳也、梁甫者、太山旁山、三皇禪於繹、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審、謚、德著明也、梁信也、甫、輔也、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

塞故符瑞並臻。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騏驎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甫。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黃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蓮甫生。不搖自扇。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房戶。日曆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間。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于庭。狐九尾。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景星者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甘露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草別尊卑也。醴泉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三苗爲一稔。天下當和爲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河圖真紀鉤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曲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秦春秋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告代之大禮也。一姓惟

一行之謂之岱宗。其事可知矣。惟後世目之以告太平可惡爾。

春秋河圖揆命篇云：蒼羲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爲倉頡，羲爲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滯倉頡之爲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二

代之封，其有形兆整堦勒紀者千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矣。管夷吾言於桓公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伏羲、神農、炎帝、黃帝、高陽、高辛、唐、虞、禹、湯、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其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者，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君，其世夥矣。壺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概見於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

其所不見。則自無懷而上。可得而論矣。

劉彥和曰。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

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渾渾

鳴。鳴。焚。焚。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

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

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

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

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

吾譎陳。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

西鵜東鰈。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勲德而已。是史遷人

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秘祝。祀天之

壯觀。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

踈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

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勲。乃鴻筆耳。觀

相如封禪。蔚為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

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

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

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鈎識。叙

渾音
灘音
鳴音
馮

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鑄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遜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荅迂緩。且凡千言。勞

深勩寡。颺燄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鏘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相襲而日新。其來者必超前轍焉。

徐伯魯作玉牒文。以世傳禹玉牒。辭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此蓋後人傳會之文耳。然其事不經。雖名玉冊。實玉牒之類也。

按此與

皇明玉牒名類仍爲封禪

漢光武東巡羣臣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詔曰百姓

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縣遣吏上壽虛美必

髡令屯田復以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

宗遂用元封故事行封禪禮唐太宗貞觀初羣臣以

四夷咸服請封禪詔不許曰若天下乂安雖不封禪

庸何傷世豈以漢文賢不及秦皇耶且祭天掃地何

必封數尺之土乎後將有事于東封會河南北大水

又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灼知其非

君有堯舜之言無堯舜之心所謂信道不篤者

形諸詔告然亾何而自爲翻覆光武惑於讖記太宗
好大喜名不幾汙七十二代之編錄乎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敷聲

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

李克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釋文云檄軍書也說文云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

以號召若有急則插雞羽而遣之故謂之羽檄言如

飛之疾也古者用兵誓師而已至周乃有文告之辭

而檄之名則始見於戰國史記載張儀爲檄以告楚

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

我顧且盜而城後人倣之代有著作而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儷始於唐然不專爲檄也其他報答諭告亦有稱檄者焉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今有文告之辭。

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告苞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卽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闡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

衝風所擊。氣似橈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尺。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元脫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密太甚。登丘摸金。誣過其虛。然抗辭書。爨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

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蒼龜于前。驗懸鞶鑑于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煇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

無謂取木矣又批漚澗史亦謂澗澗固用率之美也
必事部而聖辨稟益而朝制此其要也昔曲破密以
醉林以示世不可外朝澗澗以宣泰不可外舞舞
其北泉外莫如數之昔也其於其於其於其於其於
日然澗本國司員參以指論請以知者執執以知者
其於入事其於其於其於其於其於其於其於其於其於

露布

文章緣起曰按通典元魏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
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

袁宏
倚馬

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辭也劉勰所謂露板不封布諸
視聽者此其義也任昉云漢賈弘為馬超伐曹操作
露布而世說亦謂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則
露布之作始於魏晉而杜祐以為自元魏始誤矣又
按劉勰檄移篇云檄或稱露布豈露布之初告伐告
捷與檄通用而後始專以奏捷歟然一文世既劣得

而後人所作皆用儷語與表文無異。不知其體本然乎。抑源流之不同也。

文露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容齋四筆曰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爲

陋

丈夫
愧人

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成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疋。皆爲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赦文

說文云、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虞書、而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是以赦之、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槩赦之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爲文以告四方、而赦文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爲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考之唐時、戒勵風俗、亦稱德音、則德言之與赦文、自是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

書曰青災肆赦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痤疽之礪石也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啞啞故赦之爲德大矣爲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耳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名亂之門闢矣故曰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告

告魏阮瑀爲文帝作舒告釋名曰上赦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已意也

御札

札小簡也。天子之札稱御札，尊之也。古無此體，至宋而後有之。其文出於詞臣之手，而體亦不同。大抵多用儷語，蓋勅之變體也。

如漢高帝賜太子書，文帝賜南越王書，不可謂古無此體也。今制答諸侯王書，多中書舍人撰。古意箋如矣。

天
 則豈也今師各前及王傳多中書舍人詳其後及於
 秋與高帝以太子書文帝賜有後王書不可論古無
 用則焉蓋漢之書也
 而外其文出於國其文手書則亦不可大
 字書云諭曉也以上敕下之詞商周之書未有此體
 至春秋內外傳始載周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
 相告之詞然皆行人傳言不假書翰漢人之作可以
 為式此書所主唯在文章則口諭之詞又不同矣

諭

批答

吳訥云批答者天子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古者君臣都俞吁咈皆口陳面命之詞後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詞若漢人答報璽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後學士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則求代言之人而詞華漸繁矣自唐太宗答劉洎之後未有不假手於詞臣者而散文四六則兼用之

今制皇帝批答曰聖旨太子曰令旨太皇太后皇太

后皇后曰懿旨

符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

釋名曰符付也書所制命於上符傳行之

續文獻通考符付也書勅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

文心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

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

信陵君用侯生言令如姬竊魏王兵符遂矯魏王令

奪晉鄙兵

漢書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相為銅虎竹使符應

文通 卷之五 符
邵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因家當發兵遣使者。詳合符。符合迺應之。竹使以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音。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也。呂不韋說華陽夫人請立子楚。刻玉符。約以爲嫡嗣。後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兵者因之凶器。舊制發兵以虎。其餘徵調竹使而已。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奸人詐僞。無由知覺。可立虎符。以絕奸端。隋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賜越王。以示皇枝盤

石。

此說
疎矣

徐伯魯曰。古無此體。晉以後始有之。唐世凡上迨下。其制有六。其六曰符。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沿晉制也。然唐文不少槩見。晉及南朝。猶可稽云。國朝符以錦爲之。織馬其上。名曰符驗。以給九邊督撫。箭曰令箭。皆發兵用之。

律

法者人君之所以紀綱人倫而遏絕亂略可一日廢哉古之李法其律之昉乎虞書象刑惟明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犯宮者扉扉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是猶未著之於書也太公丹書無行可悔及周官呂刑已設科條故經以議道畫之則爲法律以議法裁之則爲道三代而下法令滋章爲六篇之律者李悝也爲九章之律者蕭何也爲十二章之

律者。玄齡也。若乃漢因九章而張湯趙禹。廣至數千。則揚雄所謂不必學者也。因十二章而長孫無忌輩。廣至五百。則叔向所謂不必鑄考也。然皆一代之書也。明興損益千古。大都制辟以威。令之爲條一百四十五。其法簡以嚴。懸法以教。律之爲凡三百。其法明以悉。賓興試判。則唐律學之遺也。鄉飲有讀法。則胡安定教國子之意也。仲舒溫舒皆以爲均切救世。而六家九流所不翳也。若夫駘銜委馭。四杜橫犇。而欲以和鑿節奏。救皇路之險傾。其可幾乎。

太祖高皇帝讀老子。至民不知畏死。柰何以死恐之。遂除極刑。秦之赭衣半道。而姦不息。豈不師吏之過乎。

高祖於是乎比于唐虞矣。記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此尤非他書之可比也。故曰莫。慘于意而于鑊爲鈍。

宋景濂曰。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三篇。通號九章。曹魏邢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克又參魏律爲十二篇。唐長孫無忌

等又取漢魏晉之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抵以九章爲宗。大明律凡近代比例之繁。姦吏爲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

策問

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古之學、通今之才、與夫剗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通達古今、善爲疑難。不然其不反爲士子所笑者幾希矣。其問有二。一曰制策。二曰試策。使當視草爲主司者有所矜式、而因以得實才云。

文通卷之六

明黃岡朱全宰咸一父著

鐵券文

劉熙云券綵也約束繾綣以為限也史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後世因此遂有鐵券文焉其後陸贄有之然以安反側之心非錫券之本旨也

三國典略曰梁任果降周果字靜蠻南安人也世為

按此文功未定而錫者

昭代券文

方隅豪族仕於江右志在立功太祖嘉其遠來待以優禮後除始州刺史封樂安公賜以鐵券聽世傳襲晉中興書曰初帝在關中與氏羌破鐵券約不役使梁武帝鑄銀券賜范桃俸曰事定當封女為河南王高皇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鐵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取為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闊二尺左右二塊面鑄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

宋制高閣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治乃漢丹書鐵券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

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

國書

昔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仁智之寔。而樂天畏天之道。交隣之事。焉可忽諸。春秋列國各有詞命。以通彼此之情。其文務協典禮。從容委曲。高卑適宜。乃爲盡善。觀鄭人詞命。迭更四手。國賴以存。良有以也。漢唐以下。國統雖一。而夷狄內通。故其往來亦用之。乃有國之所不可廢者也。但左傳所載列國應對之詞。皆出口傳。獨呂相絕秦。豐贍閎闊。似非口語能悉。意必當時筆而授之者矣。

和衷
之効
見于
小國

文通 卷之六
如漢文賜南越王尉佗書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只此一語便足動人心。雖蠻貊之邦行矣。

玉牒

大明會典宗人府專掌之主錄宗室名次其請名請封請祿等奏到則錄其名於牒以便稽命名則以五行爲偏傍而字悉出創造絕無複疊之病非如唐宗室名複至數十莫可稽考者因歎我明制度纖悉曲當皆軼於前代云

鄭端簡曰明與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

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經始慮終。防胡爲急。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文皇英略。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苞塞。山戎爲寧。王度榆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元。交市東北。諸夷爲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爲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爲慶王。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坳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度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肩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輶輪不絕。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布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

控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髓
髀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
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雉罹龍躍。利害相尋。靖
難以後。矯枉鑿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
勅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
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
網。彝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
則奪爵。賢傅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踪於魏闕。即使力
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
十餘年間。有園土之收。未聞旬師之戮。至正德中。寘
鑪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
殞國除。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
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
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
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
不與焉。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卽減六之一。今載
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四等。主君五等。若未
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卽祿歲增民財。

日窘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爲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戒焉。天潢人莫不以此爲世表。其大然也。變共九部。嚴嵩曰。嘉靖間。內閣曾題玉牒事宜。爲照玉牒紀載宗支。以垂萬世。其制不敢不倍加詳慎。其舊牒內有事當釐改者。開具上請。看得第一冊內。例有總圖。備載天潢世系于首。所以表帝王之統。合同氣之親也。世代未遠。人數未多。有紙一面。列書代世。而以硃線各係所出之子孫于下。近來宗派蕃衍。不下累萬。仍用前制。不惟紙狹。字跡微渺。硃線紛亂。遺漏混淆。將來愈難增續。宜倣古史世表之法。以便後來增入。又當以皇帝系爲宗統。其中有雖係長出。但不有天命。位在藩封。如懿文太子。秦晉二王。不敢以加于成祖之前。又有雖係長出。但旣殤而追受封號。如悼恭太子。岳懷王。哀冲太子。惟當以冊內載之。不敢列于圖之前。俱所以尊皇帝統也。其無可妨如

頴傷等王則仍書之。又壽春王。熙祖之長子。仁
 祖之兄也。南昌諸王。仁祖之長子。太祖之兄也。
 俱在。太祖有天下之後。追封為王。今靖江王則南
 昌王之後也。以是太祖之聖子神孫視之。則有堂從
 之分。舊圖以列于帝系之前。今移置本支之後。亦
 所以尊帝統也。

告身

五代劉岳。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
 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
 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其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
 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得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或
 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
 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
 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給告身。自岳始也。

唐時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至宋則用織成花

綾以品次有差草書後用三省長官僉押尚書印然
無御寶當時每授官則有之

諭祭文

諭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詞也。或施諸宗室妃嬪，
以明親親。或施諸勲臣大臣，以明賢賢。而示君臣始
終之義。自古及今皆用之。

祭之義自古以來皆用也

以明歸國也。故禮記曰。大司馬以四贊贊。三示尊。昭。備祭文。消天子。數。下。祭之。同也。及。宗室。也。

哀策

哀策。漢樂安相李充作和帝哀策。簡其功德而哀之也。

釋名曰。哀。愛也。愛而思念之也。

文章流別曰。今之哀策者。古誄之義。

文章亦謂曰今之文章皆古者之遺

縣名曰京兆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古之

也。

京兆。對樂安。即李太白詩。帝京。京兆。其方。京兆。京兆。

京兆

明文

明文。漢泰山太守應劭作文明者。昭然曉示之也。

今制咸稱奉上以署下。或以蠲裁。或以建置。或申江海之防。或禦越人之寇。多樹孔道。大榜郵亭。蘆岸羊腸。觀者驚心。販夫荷插。咸知上意。語簡而言質。俾可由之民。一覽瞭然。斯為得體。然石版兼用。則視其事之久近也。

之入也

由之月一覽知然其為身豈然不取兼用則其
則購者驚心歎夫荷麻如吠土意語簡而旨實
其之劫河繫故人之家多樹下戲大對雅亭
今歸風蘇奉土以置可近以臨其所以數置
即文莫泰山太中熟而於文即道部然其示之也

即文

教

舜典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春秋元命苞曰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
言上為而下倣也

白虎通曰王者設教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
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

李周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
大臣亦得用之故陳繹曾以為大臣告眾之辭
今考諸集亦不多見

漢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

書記洞詮曰牧守監鎮宣條示諭是名曰教

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為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

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

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

今提學使者為教以約束諸生曰教條近雖頒自禮

部而於地方所宜士風所急亦自為而教之

文通卷之七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貢

正義曰禹貢一篇主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

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

禹貢敘治水以冀兗青徐楊荆豫梁雍為次嘗考之

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楊顧以

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

先而地居北方實于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

敘治水

此叙事之祖

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後於梁雍。所謂彛倫攸敘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

鄭夾漈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萬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不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爲史者。主於州縣易移。而其書遂廢。

黃省曾曰。自九丘不傳。四嶽埋縕。周官存藪。浸之略爾雅。開崑崙之端。若司馬遷之載河渠。庾仲雍之筆江記。偏係一方。匪兼八表。况王澤寢消。地象俱廢。樂廣闢者。湮其溝洫。便私謀者。壅其湍泉。公家醜激。巨右改張。是以啓塞靡恒。陵谷皆變。洪鉅者失其包帶。微纖者亂其營緯。紜紜訕訕。莫之質竟也。已。故漢之桑欽。追法貢體。錄爲水經。羅併四際。總勒一典。凡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苟非經流。不在記註之限。錯陳舊纂。以備參鈎。派盡條科。以罄脉衍。務討異奇。

自水經而後其體絕矣

同蔚宗之旨趣。嚴標郡縣。肖班固之鋪設。乃曠絕之
觚翰也。然規綱則舉。解節未彰。迫於後魏。酈道元因
景純之濫觴。足君長之簡逸。以博洽之弘襟。擅圖輿
之顯學。隨經抒述。掇籍弘鋪。剖說十倍於前文。揮述
半陟其躬履。或衆援以明訛。或極辨而較是。或哀述
以昭邇。或廓無而續有。故凡過歷之臯維。夾並之抵
岍。環間之亭郵。跨俯之城陸。鎮被之巘嶺。廻注之溪
谷。瀕枕之鄉聚。聳映之臺館。建樹之碑碣。沈淪之基
落。靡不芴萃曲收。左摭右采。豈曰桑欽之詰釋。實所

經山海

以粉飾漏闕。銓次疆隅。乃相濟而爲編者也。省曾又
覽古山海經十八卷。亦宇中之通撰也。一則主於叙
山而水歸。詳綴一則專於紀水而山頗寓。列蓋山者
水之根底。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熊外。語
漆沮者。遂及荆岐。亦自然之偶屬。而不可判離者也。
故併合以傳。庶好古之賢。無粹輯之煩。勤爾客謂二
經所記於今矛盾矣。其將捨旃可乎。予解之曰。子何
榆枋之安。而螻蛄之拘也。其伯益之覽。䟽猶之炎農。
之辨味也。桑酈之括纂。猶之姒禹之告成也。今卉藥

非簠簋之稽案。咸賦豈驕華之志掌。亦將擯本草以
詭誕。斥禹貢之遠闊。可乎。况山殊稱目。而盤峙之形
不眩焉。水異分合。而就下之情不惑焉。粵遡往牒。則
遠方圖物。夏鼎之鑄象也。聶耳雕題。湯令之備獻也。
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出受八千。管仲之蒐揚也。
殘遺秦柱。蕭何之顯布也。獵廣窮長。王克之嗜信也。
以至孔疏據之以釋經。漢志錄之而麗史。齊澄演之
而聚書。唐典繫之而建部。守節屢登於正義。應麟富
戢於地鈔。江淹補之而不能。吉甫刪之而頓蹟。古人
崇好。文獻足徵。苟欲指核希怪。狀寫物靈。暢探荒極。
理驗遷圯。裁量利害。差剖離翕。鑿度率吟。宅定中外。
作起民緒。咨訊帝采。則三經者。亦寰內不刊之珍典
也。

天何也。爰倫似。數而帝。不界。蘇以洪範九疇者。以
共汨陳五行也。天以洪範九疇錫禹。而初一日五行。
則五行謂非九疇之六綱乎。雖于初獨不言用。下文

此遺秦柱蕭何之項羽也。獄廣窮長王京之嗜信也。卦賁。巽。離。谷。臨。帝。采。頤。二。豨。青。亦。變。內。八。氏。之。參。典。聖。德。覆。日。其。量。所。害。差。倍。辨。食。饗。與。率。細。室。中。於。崇。教。文。爛。且。燿。昔。裕。計。於。命。對。於。高。時。靈。神。對。於。某。時。

範

嘗讀洪範見武王之所訪箕子之所陳俱在彝倫攸敘然疇雖有九而其旨要則惟水火金木土五者而已矣何也彝倫攸斁而帝不畀鯀以洪範九疇者以其汨陳五行也天以洪範九疇錫禹而初一日五行則五行謂非九疇之大綱乎雖于初獨不言用下文入者俱以用言非五行獨無用也蓋以下文所云用者皆用此五行也九疇只此五行夫固所以陰騭下民而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所謂彝倫之攸敘敘此

焉耳。是故惟五居中，不以數言五事，五紀庶徵，五福則皆五也。政雖八也，食貨祀賓師統於三官，而八政非五歟。德雖三也，正直一而剛柔之克，各二三德非五歟。稽疑雖七也，卜兆五而其占則用二稽疑非五歟。至六極則皆五，福之反也。但五行在天地間，比萬事萬物，莫非自然之運用，而用之者則各有攸當耳。所以敬用五事，卽五行之本諸身，而罔弗欽也。農用八政，卽五行之施諸民，而農爲先也。協用五紀，卽五行之合乎天，而罔敢悖也。建用皇極，卽五行之一於中，而端表則也。又用三德，卽五行之矯其偏而從乎正也。明用稽疑，卽五行之各兆而慎所擇也。念用庶徵，卽五行之各有徵而可自省也。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卽五行之禍福在人，所自取也。可見皇極居中，固有以握乎九疇之樞。五行在初，實有以統乎九疇之用。是五行不言用，而天下萬世大經大法，雖欲越此以爲用焉，不可得矣。况箕子之所陳者，乃千古聖學之傳，故建極在上，會歸在民。王道蕩蕩，平平本人人所當率由，而天人貫通之理，亦人人所當會歸焉者。

循此則彝倫敘，悖此則彝倫斁矣。可不慎哉！至以此揆之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于義本無所取，但其所同者五行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是水火木金土在洛書謂之九數，而天地萬物之數，管是矣。在洪範謂之九疇，而天地萬物之用，管是矣。諸儒不知五行乃洛書洪範自然乎起之妙，必欲以疇強合於數焉。何哉！且洛書自一至九，其奇耦方位各有定在，洪範自初一至次九，不過九疇之綱耳。果何以見其初一五行三八政之類皆爲奇，次二五事四五紀之類皆爲偶，初一五行方位當在下，次九五福六極方位當在上，八政當在左，五紀當在右，洛書之數九，而洪範何爲于初一，卽曰五行，次二乃曰五事，次三乃曰八政，其數皆雜亂而不循其奇偶方位之敘也。雖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原未指爲洛龜，何爲卽以洪範之九疇配洛書之九數，以其言列其位，且衍之八十一章焉。果洛書也，果洪範也，止因其同一九字，而必欲一一同之，又何怪其愈傳而愈訛耶！况禹旣因洛書以

敘疇矣。或謂先天卦取則洛書，又有謂後天卦取則九疇。果天已錫之，伏羲復錫之，于禹果伏羲已先禹而爲之書，禹乃後伏羲而爲之疇，果禹先文王而敘之爲九，文王後禹而列之爲八，果禹先箕子而爲之範，箕子後禹而衍其說耶？諸說紛紛，皆劉歆之說誤之也。要之道一而已矣。得其意則殊塗而同歸，否則道本一而見則二，惡足以窺聖人之學。鄭樵曰：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日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且鯀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不畀洪範？九疇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錫之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蓋九疇之綱領在於五行，五行之綱領在於水。請以禹貢明之。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旣治水，水生木，水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袞，青，徐之水旣治，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楊。次荆，皆南方也。楊，荆之水旣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旣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

天下之中與徐克接境自克徐既治之後何不先次
豫而必先次楊次荆何也蓋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
此觀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
天錫之者以此鯀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於
鯀湮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陳五行五行汨陳則九
疇可知天之不畀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爲用
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
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
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
五十五至於用則爲五十虛一爲大衍以揲蓍也
武王始入殷訪于箕子受洪範踐阼三日召士大夫
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恒者乎
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
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
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出師尚父亦端冕
奉書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北面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至西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於席四端。於杌。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豆觴。於戶牖。於劔。弓矛。皆爲銘儆焉。

象

王弼曰。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主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主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

存者乃非其言。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象

王弼曰。象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

著法
二陽
一陰
則從
陰二
陽則
從陽
以此

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道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爲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蹟。其孰能與於此。故觀彖以斯義可見矣。

曆

世本曰容成作曆

尚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協用五紀其五曰曆數

陳同父曰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

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

至

字 真 爻

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中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昫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

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與日兢兢、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泆、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勒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

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鐘。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除，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

李本寧曰：陶通明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余往在史館，四明相國嘗拉余從其里人司天者學。余謝未能久之，官大梁。會日食時，不相應，衆莫解也。安肅邢士登僉憲大梁時，上書言國家大統曆，本元郭守敬授時曆，頃者日食刻分不合，兩至失子半之交。率間一日，宜亟改氣，應轉交以合天行。明興用夏變夷，何得以勝國至元辛巳爲曆元。守敬嘗稱諸應等數不用爲元正，欲後人隨時改革耳。故十七年作曆，至三十一年而三應業有加減。隆慶間，監臣周相議年遠數盈，天度漸差，失今不考，所差必甚。大宗伯躋

其言請召士登爲京朝官，主欽天監事，中涓懼溺其職，不果行。余甚壯其人，思誦其書，不可得。會行邊過，鄜延執士登手，相勞如平生，得所爲。古今律曆考卒業焉。言天周歲周之差，上下消長之法，古曆未備，而獨授時爲詳密，其測日景地凡二十七所，別創簡儀、仰儀、方案、窺几、圭表、景符諸儀，參伍錯綜，能盡其變。今大統碁實之數，與朔實交轉未推測改正，且初造曆不言所測景何地，去極若干，與授時合否。沿襲舊文，布之天下，刻舟求劍，膠柱鼓瑟，甚無當也。其考春秋日食，必於月朔，曾無一爽。僖公五年辛亥朔旦冬至，元史謂辛亥與天合則可，謂正月朔旦與天合則不可。五年十有七年兩日食，史失加時晝夜。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則春秋史官以失閏，故補足一閏，兩策俱存，而修史者并收之，必無比食之理，其失出記載之誤者五。或出置閏之差者六。尚書月令昏旦中星，今古不同，謂六十六年差一度，非定法也。邵子皇極經世差法，度越諸子，然而一暮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但曰三百六十六

日氣盈朔虛各五日有奇，共十二日有奇，而但曰退六日，進六日，共十二日，一閏再閏，各有日下不及全分之分秒，而但曰二十六日六十日，俱就成數約言之，寧無疑誤。後學諸如此類，真喟然動眾，其要指曆以日月爲主，務先明於氣朔，而五星之行，一視日度爲準，日度正，斯五緯正，歲差不明日度未改，則五緯之步安所適從。將有以玄枵爲星紀，甲子爲乙丑者，舛不甚乎。按之古，俟之今，仰占象緯，俯察璣衡，如數一二，如合符節，豈夫碣石談天，作恠迂之變，傲人以所不知，欺人以所不習乎哉。士登又言律與曆相通，而律不可以爲曆，名律曆考者，存故實耳。諸史志天文志五行各爲一家，非曆則莫得原委。所游秦晉中州，必測日景，復買舟走吳越，測東南西北景同異，忘寐達旦，其少時喜數學，九章算術，疊疊不舍，貌爲省瘦，凡數十年，而考始就，固宜精絕。若是胡元入主中，華天地變易，士恥食其祿，而一代曆法，前無古人，宇宙大矣。顧令絕地通天之儒，產于被髮左衽之朝乎。國家文明盛治，天所篤祐，有異人如士登者，貫三才

括萬象羅百家彌縫郭氏之闕而匡救其所不及挾
千古未盡之秘成千古未備之典洗千古未雪之憾
當吾世而見其人與書是千古未有之遭也

何燕泉曰漢律曆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
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曆亦自中國
而流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而西域獨
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
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
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曆者相

回回曆

傳爲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
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
之歲其法嘗以三百五十五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
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
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
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
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
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
占曆家以爲最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逮我

西域
象緯
之學
絕不

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西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爲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於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爲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

大明
解

田藝衡曰。大明者。國號也。一人爲大。日月爲明。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也。大統曆者。取春秋大一統之義。以明曆也。統者系也。總理也。綱紀也。撫御也。曆者象也。曆象日月星辰是也。數也。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通作曆。過也。傳也。

本紀

史通曰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
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篇目之大者其莫過于
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
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
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
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
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
詳其義按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

秦矣
其麗
亦有
攸分

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恠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于列國，假使羽竊帝王，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旣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昨是以弘嗣其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

文通 卷之七
者既以編年為主。惟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于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于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世家

史通曰。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其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

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惟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卽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惟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爲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苳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楊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榜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

牛弘周史南紀蕭登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列傳

史通曰夫紀傳之興肇于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惟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

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皇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轔，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媿夫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叅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于古者，惟有附出耳。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于朋流。然世之求名者

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如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于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用使遊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

作史之難

徵盛矣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啟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足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紀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

長源
路史
正復
坐此

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說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作春秋。傳云傳聞異辭。荀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卽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者。夫時同多詭。雖定衰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迨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二字行一字吹一字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故述

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惟素臣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于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敘。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也。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眾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園淮海亂離志。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切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

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宴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

咸曰鳥夷是則自江東西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

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

劉裕等傳皆云丹徒人也沈文

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

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

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

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盜

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朔

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

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

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

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蒼爲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氏將崩，霸國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討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李靖之末，王謙、尉廻、玉折於宇文之季，而季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旣具錄，它文不知改易姓名，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表曆

年表

人表

劉子玄曰。蓋譜之建名。起于周氏。表之所作。因譜爲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効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覩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于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

讀者
之非

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為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以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于天子也。

年表

人表

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籍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裁。何斷而為限。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于史漢羣篇。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

十六
國春
秋

如韋昭洞記陶弘景帝王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楊用脩曰班史古今人表予反復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反在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

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識鑒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下。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無郵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具垂。是舉名謚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宴羅泌之書。然猶就有成籍而謫之。爾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爲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字。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

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達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爾。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哉。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爲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蓋有愛之。忘其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趨舍難一。班所論未易倚撫。陋哉。

書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記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檣杪。晉謂之垂。晉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准。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爲宗廟。分禮樂爲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

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古。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云。

天文

雨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紀天。鳥也。但載其時。彗字氛祲。薄食晦明。裨竈

與古
今人
表同

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折。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亾。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瀕。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旣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往例。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五行

災祥之作。以表吉凶。麒麟鬪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蓍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亾。梟止梁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審其休咎也。故證候相軋。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考洪範以釋陰陽。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

柱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
蝮螽震食崩折隕雨霜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
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
蟥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穽或毛伯賜命或滕邾
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曷穹垂謫
厥罰安在探頤索隱其可略諸近者宋氏年唯五紀
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猶廣以拾遺加之語
錄况春秋記二百四十年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
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
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
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脫變而必知其地
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
彼成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楚嚴作霸荆國始
僭稱王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晉悼臨國六卿專
政以君事臣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斯皆不
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
掩耳盜鐘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又品藻羣流題
目庶類謂莒大爲國菽爲強艸鶯著青色負螯匪中

國之丑鸚鵡爲夷狄之鳥。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恠。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要理。言無准句。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動遵繩墨。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所以言有乖越。事不精密也。天道遼遠。禪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烏。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誰曰不然。若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談匪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藝文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亦同諸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旣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其流日廣、騁其繁富、百倍前修、愚謂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唯取當時撰者、可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如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墳籍志、庶免譏嫌矣。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肢六腑、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旣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道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

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
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叙刑法探孟軻之語
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
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
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
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
今有雖遍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
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
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

都邑
氏族
方物

戶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
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
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
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
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
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
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
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
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編

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
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
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
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
傳節筍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
魏晉迄于周隋或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
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
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
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

三閭
三戶
池

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
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
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
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
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
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
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
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
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

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續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氏族記。江左有兩主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事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修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爲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書事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于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也然亦未必無遺恨焉今更廣以三科用曰叙沿革曰明罪惡曰旌恠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

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叅諸五志、庶幾無闕、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班固之譏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朝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二史咸擅一家、遞相瘡痛、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者哉、若王況、孫盛之伍伯、起德、荼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必伸以純、擿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宜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起龍、黎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

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竒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稟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也。魏晉已降。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諢小辨。嗤鄙異聞。頗爲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持鰲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痴。齡石戲舅而傷贅。猥雜蕪累。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

祥瑞

瘴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爲煩。推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麇。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瑞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真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

朝會

感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叙其名位。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考茲四事。以觀今古。垂作者之規模。違括人之準的。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何則。始自太上

名位

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叙其名位。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考茲四事。以觀今古。垂作者之規模。違括人之準的。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何則。始自太上

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郊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殺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禱杙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言滿五車事逾三篋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踈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捐忘折中之宜亦何取焉

注

起居注

經籍志曰史官記注時事略有數等書榻前之曆置有時政記載柱下之見聞有起居注類例則爲會要粹編則爲實錄總之以待異日之采擇非正史也昉于蕭梁歷世靡缺宜夫執簡而書盡絲撫實借箸之筴無不目覩而來鵠于此乃有三歎焉謂宰臣密畫史官不聞次第周行檢錄制奏與冗吏同工而已嗟乎史者當國之龜鏡萬載之眉目也以彼雲詼波訪勅編列筆猶難勝其任而顧令失職如此哉

儀注

仁禮

一原

仁不

可見

而禮

可見

故聖

王治

世禮

為大

焉

孔子之適周也。於柱下史學禮焉。歎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與弟子言仁也。曰：克己以復禮，蓋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序，辯說得其黨，官政得其施，凡眾之動得其宜，禮備而仁在矣。後世禮教放失，遺經出魯淹中者，什不得一。然明君察相，因時立制，制定而民安之，即謂禮至今存可也。漢興，叔孫通、曹褒雜定其儀；唐宋以來，斟酌損益，代有不同，而適物觀時，類有救於崩敝，亦何必身及商周，揖讓登降於其間，乃為愉快乎哉！

禮記

卷之七

注

五

臣等謹將所請各款開列於左
一、請將所請各款開列於左
二、請將所請各款開列於左
三、請將所請各款開列於左
四、請將所請各款開列於左
五、請將所請各款開列於左
六、請將所請各款開列於左
七、請將所請各款開列於左
八、請將所請各款開列於左
九、請將所請各款開列於左
十、請將所請各款開列於左

